

一寸山河一腔血
一丛秘史一卷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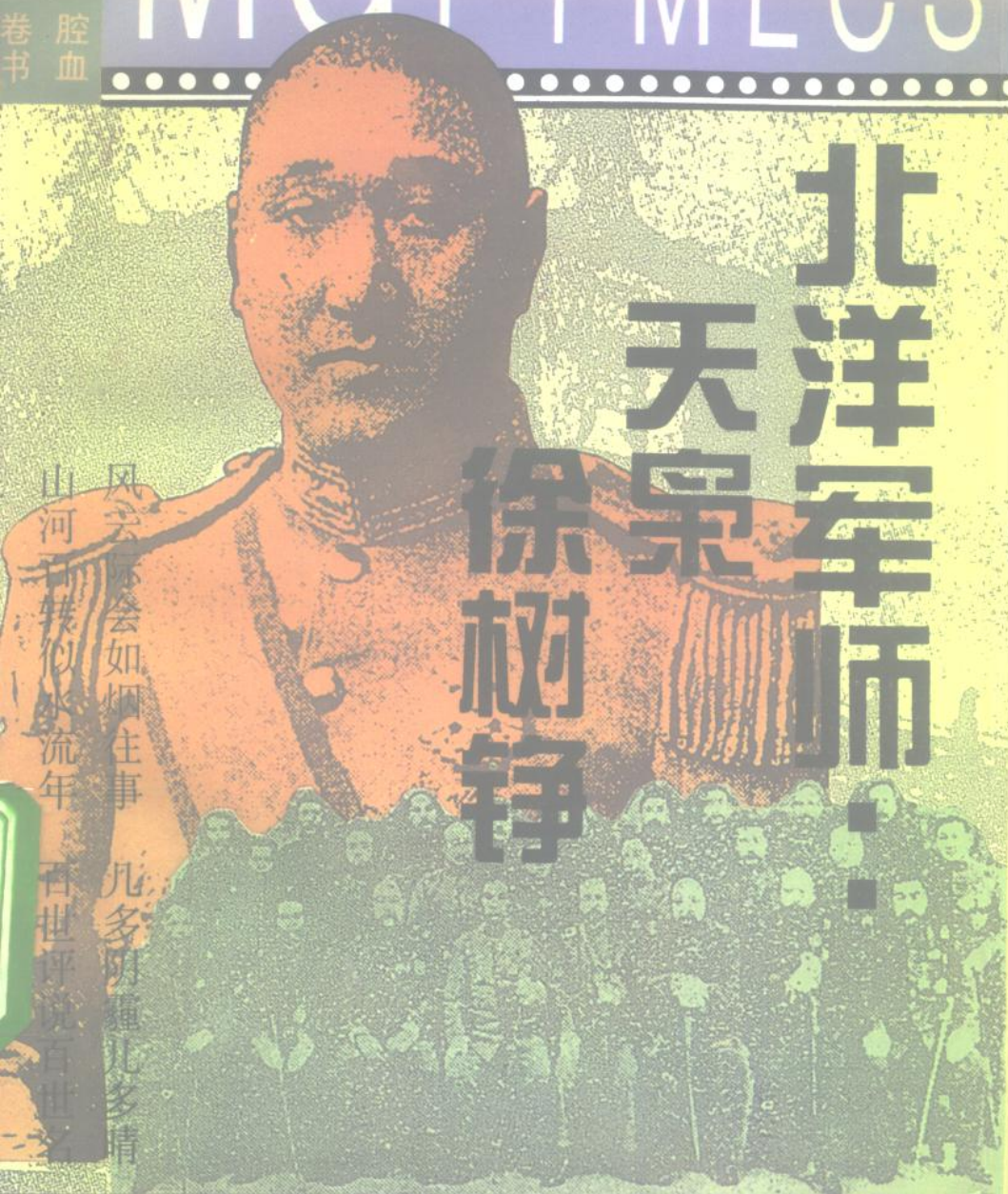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风云秘录丛书
MIN GUO FENG YUN MI JU CONG SHU

MGFYMLCS

北洋军师 天泉

徐树铮

风云际会如烟往事
山河百转似水流年
凡多附庸儿多情
百世评说百世名



《民国风云秘录丛书》

北洋军师：天泉徐树铮

董 尧 著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DK79/32
06

北洋军师：天泉徐树铮/董尧著. —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1995
(民国风云秘录)

ISBN 7-80061-731-9

I. 北… I. 董… III. 皖系军阀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
N. K82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7839 号

责任编辑：藤 评 版式设计：李 莉

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河北省〇五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：15.20 元

目 录

一、醴泉村的奇人 (1)

- 刘邦在黄桑峪避过险，黄桑峪便改名为“皇藏峪”
- “儒者读书，要以致用为宗”
- 这个普通学子将要成为“小扇子”

二、段祺瑞慧眼识秀 (14)

- 他觉得袁世凯是个“伟大的人物”
- 一介“白衣”要进堂堂巡抚衙门，谈何容易
- 他买了一件官场上通用的封套
- 书法与诗起了敲门的作用

三、因祸得福走扶桑 (30)

- “你还是很有胆识的么，连我的亲戚都敢冒充”
- “冠冕一朝悲毁裂，龙蛇无数起飞鸣”
- 以段的名义挪借五百大洋
- “东京的士官学校，还是当今的名牌呢”

四、奇才初展：“请立共和” (47)

- 袁世凯：这两天我的心绪不好
- 段祺瑞：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
- 徐树铮：向朝廷进谏，请立共和
- 四十二名将领的电文

五、“大元帅”与萧墙之祸 (62)

- 一方面追随“段合肥”，一方面筑自己的巢穴
- “我要收回段祺瑞的兵权”
- 袁世凯想当大元帅
- 段祺瑞不买他的帐，他气得三天不理政
- 六、三次长风波 (75)
 - 袁世凯终于赤裸裸地说明白了……
 - “我就是要恢复帝制”
 - “假若有人用这等事追我，我只有远走国外了”
 - 杀鸡给猴子看，三次长就是鸡
- 七、丝竹声中起阴风 (88)
 - 上海黄浦江畔幽静的院落
 - 无官一身轻么
 - “段合肥”风尘仆仆而来
 - “授人以柄，自召天下之兵，国家危矣”
- 八、大典与隆葬 (101)
 - “太子”难封，妃嫔难封
 - 天空连一只星星也不见，不祥之兆
 - “奉天承运，皇帝……”
 - 醴泉村哀乐阵阵，男女老幼，披麻戴孝
- 九、徐次长重纓冠带 (114)
 - 《打面缸》是在暗骂“四老爷”呀
 - 袁世凯的宝座并不好坐
 - “与其闲居受制，不如居高制人”
 - 国务院副秘书长，代行秘书长职
- 十、短命的洪宪帝 (127)
 - 反帝反袁运动，不见丝毫降温

●生病以来衣袖上的痕迹和色彩更多了起来

●袁世凯死也不出中南海

●八十三天的洪宪帝撒手归天

十一、谁来当总统？何必黎元洪…………… (138)

●“显示虽应该，但时机还不成熟”

●“他黎宋卿凭什么当总统？”

●“大总统权拿到手，再说下步”

●黎元洪当了总统，北京城落了一场冷雨

十二、府院同床异梦…………… (150)

●黎元洪象一头惊醒的睡狮一样

●“目前应做的，上策是阻止开国会……”

●段祺瑞鼻子渐渐歪了起来

●伍廷芳被任命为国务总理

十三、段祺瑞欲动干戈…………… (163)

●“狗仗人势，人狗我都饶不了”

●“黎宋卿动杀机了”

●“高人不露相，露相不高人”

●“复辟，那不是咱们的事”

十四、复辟狂张辫子…………… (176)

●张勋掉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假发辫

●“定武将军胸有大志……”

●张勋双手捧着绶子，简直象当年刘玄德白帝托孤

●“老总的病，只要小扇子一到，就会全好”

十五、龙旗飘飘夕阳斜…………… (190)

●张勋坐进北上的专车，心情十分激动

●一声令下，黎元洪下台，龙旗挂出

●溥仪：既然如此，我就勉为其难吧

●马厂的警师大会，开得简短而又顺利

十六、再造共和的假货 (202)

●张勋不相信段祺瑞会进攻

●两架飞机在北京上空隆隆飞过

●“告诉中外记者和报界名人，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秘密”

●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大总统：冯国璋

十七、张作霖并非傻瓜 (214)

●“安福俱乐部”的名堂

●借奉张之力，兴兵南下

●两万七千支步枪的晋见礼

●“边防吃紧”，东北军“急令返回”

十八、渔翁得利徐卜五 (226)

●一个“八面光”的人物

●他先要去向吕祖求签

●鹬啄蚌钳不相让，劝君莫徘徊

●中国的第三位总统

十九、陆建章命丧津门 (240)

●狂杀无辜，被称作“陆屠夫”

●“以礼相拜，以兵相报”

●“一个堂堂的现任将军，难道被一个谋士吓倒！”

●假山和修竹之间，突然射出两发子弹

二十、柳条箱里逃得命一条 (257)

●张作霖匆匆走进厕所，纵身一跃飞上墙去

●八省反皖同盟：“扫除卖国之徐树铮”

●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一闷就是三个月	
●被日本人装进柳条箱带上火车	
二十一、孙段张“三角联手”	(270)
●蒋介石单独宴请徐树铮	
●到桂林拜见孙中山	
●南方之乱，三角联合名存实亡	
●“小扇子”专心写《建国诤真》	
二十二、机关算尽无处存身	(282)
●英工部局抓走了徐树铮	
●再次走进了沼泽	
●孙中山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	
●迈出了周游世界的脚步	
二十三、困城中的曹大总统	(298)
●冯玉祥回师北京	
●贿选出来的曹锟总统在北海团城	
●段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	
●“孙先生不该逝去得这么早”	
二十四、南通访状元	(311)
●孙传芳：老总作了执政，俺是怕他玩不转	
●“想请一个人出来主持大政”	
●“南通张季子，你看如何？”	
●“三顾茅庐”，“一言为定”	
二十五、状元不问平章事	(323)
●执政的名称不伦不类	
●“老段是个过时的人物，抬出来压不住人”	
●袁世凯想当皇帝，张謇挂冠归里	

- “识得刚柔离合意，平章休问老村翁”

二十六、“有人敢对特使下毒手么？” …… (336)

- “又公，你只到天津为止吧”
- 段徐一见，抱头痛哭
- 西直门火车站发现“可疑者”
- 一场杀机正在酝酿之中

二十七、廊坊——“小扇子”毕命之所 … (348)

- 塞北张家口，冯玉祥的居室里
- “此人不死，内乱难止”
- “天塌了有柱子接着”
- 两声闷沉沉的响声

二十八、皇藏峪的尾声 …………… (360)

- 段祺瑞也“死”了
- 赵家村的憨子来冒充将军
- “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之墓”
- 瑞云寺着火了

第一章

醴泉村的奇人

冬。

一九〇一年。

西风凛烈，枯树摇曳。

著名的古战场徐州地方，昨晚落了第一场小雪，今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，便是一片银色世界。

城南五十里，座落在南北古驿道上的曹村集镇，鸦雀无声，冷冷清清，独有一位潇洒的青年人，漫步在村头的雪地上，等候北上过路的马车。

他叫徐树铮，萧县醴泉村人，刚刚20岁。是个12岁中秀才，16岁补廪生，17岁南京科举名落孙山的学子。自从南京败北，他便冷于功名了；要走向茫茫大海般的社会，去施展他的抱负。

徐树铮缓慢地踱着步子，心里波涛般地翻腾：“社会——是个什么东西？是它最后吞食了我，还是我最后驾驭了它？”

昨天深夜，他立在门边望着飘飘飞扬的雪花，便兴高彩烈地想：“我要迎着飞雪冲出去了！飞雪将淹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浊，我徐树铮将还世界一个洁白纯净！”

母亲把他唤回屋里，一边轻轻地弹着他身上的雪粒，一边说：“灵，落雪了，天气更冷了，怕是没有过路的车了，你明天就别走啦。”

树铮望望体弱的母亲，说：“娘，不怕。择好的日期还是不用更改了。你该知道，我决定了的事情，是从不悔改的。”

娘叹声气，再不出声——

四十六岁的岳氏夫人，是一个颇知书理的人。丈夫徐忠清，虽然头上有一顶拔贡的功名，却冷于仕途，只在乡里守着一个塾馆，为人教理子弟。夫妻身边有三个儿子、四个女儿，树铮最小，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个。“天下父母疼小儿”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何况，大儿树衡、二儿树簧都已长大成人了，终日东奔西走，会独立生活了；四个女儿也先后走了三个，只有小女儿是先天性的软骨病，是母亲的一块心病。

要说岳氏钟爱小儿树铮，却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：据说，岳氏怀着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，竟然出了这样一件奇事——

那夜，岳氏在睡梦中，忽然听得门外有木鱼声，且越敲越响。岳氏忙去开门，却见是皇藏峪瑞云寺的主持性空法师上门化缘。徐家乐施好善，远近闻名，当年瑞云寺遭了大火，变成一片废墟，徐忠清就拿出三年的积蓄，帮助重修寺院，再造金身。如今性空上门来了，自然有求必应。只是，岳氏明明记得，在瑞云寺大火之前，性空法师早被一只恶狼吃了。吃他的那只狼，是深夜趁着法师出来小解闯进禅堂的。狼饱餐之后，发现门已闩死，便无法出去，又值那几年寺院萧条，僧侣多云游他乡，再无人开门。日久天长，狼竟被饿死了。因而，地流传了“吃了和尚饿死狼”的故事。岳氏一见性空，惊恐万状，忙说：“法师不是圆寂了么，今日怎么……”

性空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然后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夫人大喜临门，贫僧特来致贺。”

岳氏说：“如今年景失收，战乱连连，生活艰难，家事也不顺心，有什么喜事敢劳动法师大驾？”

性空说：“徐门将有贵人出世，老僧这里有灵芝一枝，权作贺礼。愿贵人长命百岁，事事如意！”

岳氏接过灵芝，忙致谢说：“法师一生好善，乡里有口皆碑。不想竟然遭到恶狼所害，众乡亲都为法师悲伤。今天，法师还来寒门祝贺，徐氏一家永不忘法师盛情。”

“这就不必了。”法师说：“万般世事，都是该来的而来，该去的

而去。归根到底，还脱不了一个空字。老僧从不把生死放在心上，功名利禄更与老僧无缘。若不是觉得徐家好善积德，老僧是不会出来送灵芝的。承蒙夫人惦记老僧的生死，我也不得不再说几句了。其实，世事万端，无不空空，生即死，死即生；有即无，无即有，世人切不可贪婪功名利禄。夫人再得贵子，只怕难懂这些。老僧也就不愿再说别的了。”

岳氏还想再说什么，性空已飘然而去。岳氏再追，只觉腰疼梦醒，遂生下一子。因为这个儿子是随“灵芝”而来，忠清便为他取了个名叫“灵”。

说来又奇：这孩子一落地，便不哭不闹，只圆睁着两只小眼睛，审视面前的这个世界，似乎什么都明明白白：有人站在面前对他微笑，他也微笑；人点头，他眨眼，人说话，他动嘴，人发怒，他便瞪眼睛。岳氏对儿子的机灵，十分欣慰，但也觉得他太机灵了，只怕成人之后不安分，惹是非……

现在，儿子要外出了，岳氏的心自然放不下来。他能够为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已是深夜，她还是冒着雪出去找新婚不久的儿媳夏红筠。

“红筠，你该劝树铮，让他别外出了。听说到处都不平静，兵慌马乱的，上哪里去呢？”

比儿子大两岁的媳妇夏红筠，颇有点羞惭地说：“娘，我怎么好劝他呢？由他去吧。”她低着头，又放低声音说：“他还劝我呢，说‘男儿志在四方，总不能困在家中一辈子！’还说‘你也是大家闺秀，读过不少书，该是知书达理，可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咱这片小院子里。’娘，你说……”

岳氏听明白了，知道儿媳是劝过儿子，只是没有劝转。便又叹着气说：“也是个理。男孩子大了，总不能老圈在家里。由他闯去吧，能不惹祸，就是祖宗的阴德了。”

岳氏最怕小儿子外出——早两年，树铮曾只身跑到了清江浦，求着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份事情做。岳氏硬是放不下心，闹着

丈夫忠清把他找回来，并且匆匆忙忙为儿子完了婚，希望能定定他的心，谁知还是定不了。

红筠见婆婆还是不放心，又说：“娘，你别担心了，这次他不是去别的地方，是去济南。到济南去找我哥哥。我哥哥会帮助他、会照顾他的。”

岳氏心里一轻。她知道，红筠的哥哥夏仲陶在济南做事。“有熟人照顾，又是这么近的亲戚，一定会帮助的。”她这样想。

树铮一边踱着步子，一边又惦记起母亲来了：“母亲，太辛苦了，她把心血都付给了儿女！”

一辆马车满满地装着柴禾飞奔而来。驾车人只在树头打了两声响鞭，车便向北方飞驶而去。

徐树铮呆呆地抽了一口气。“人家不载人，有什么办法。”

一只飞鹰从西北碧蓝的天空冲了过来，在村庄上空急急打了个转，又向西北去了。徐树铮的目光随着远去的飞鹰，一下子触到了那脉绵绵延延的山岭。由此想起了这座山的悠久而优美的传说

那座山的古老名称，叫黄桑峪，因山峪多产桑而得名。桑可养蚕，蚕会结茧，茧可巢丝，丝可织锦卖银，大山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了生路。穷人是最不忘情的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！这便是山峪称“黄桑”的由来。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，项羽彭城得胜，刘邦狼狈逃窜，逃到黄桑峪，便被追兵赶上，他不得不潜进一个石洞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项羽毕竟是个有勇无谋之辈，只知东杀西拼。结果，乌江一败，便淹没于历史，刘邦成了汉家开国的皇帝。刘邦在黄桑峪黄桑峪自然和皇家攀上了亲，献媚之辈便把“黄桑峪”更名为“皇藏峪”。自那以后，自然是造庙封禅，好不热闹。黄桑峪本来有一间庵棚，受封之后，便造寺修院，广招僧尼。起先，有人以刘邦步青云为意，取寺名做“登云寺”。后来，大夫们嫌俗，说“当年我主身藏山谷，天空便出现朵朵瑞云，且经久不散。何不叫它为“瑞云寺”！就这样，

一峪一寺，使穷山风光起来。自汉至唐、自明至清，代代香烟袅袅，晨钟暮鼓，善男信女，不远千里而来。地方人，自然以此为荣。只是近年战乱、天灾，峪、寺都又冷清了。

望着远山，徐树铮挺起胸脯，笑了。

“那位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时，不过是一位小小的泗水亭长，他能有天下，还不是闯出来的！若是贪恋小沛而终老，怕终生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混不到。我徐树铮经纶满腹，早有‘神童’之称，难道不如一个小亭长吗？！”他觉得离家出走，是他的一条光明大道，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！此时，他再看看生育他的那片小小村庄，竟觉得象一只鸟笼，“我终于飞出来了，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长空翱翔！”

他的妻子夏红筠踏着积雪赶来了。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花布包裹。

“红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树铮迎上去。

“娘放心不下，让我再给你送几件衣物。说‘北边准比这里冷’怕你冻着了。”说着，便羞怯地低下头。

树铮知道红筠说的是借口话，其实是她心里不安，有意想挽留他——昨晚，红筠在婆婆面前虽然说了一些“男儿志在四方”、“济南有哥哥关照”的话，但心里还是有另外想法：新婚燕尔，外边又兵荒马乱，她怎么舍得让他出去乱闯呢！树铮去抚摸她抱着包裹的手，疼惜地说：“瞧你手冻的，冰块似的。不让你送，你非送不可。我外出没有事，你在家冻病了，我怎么能安心。”

“不怕。冻不病。”红筠说：“我只怕你。落了头场雪，还会有二场、三场。偏偏挑选这个时候出门，能不叫人挂心！树铮，改改日子再走不行吗？”

“别改了。”树铮说：“业经定了的事情，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。”

红筠用羞红的双眸望望丈夫，说：“我什么事情不体谅你了？”

“没有不体谅我的地方。我只是比方。”树铮说：“其实，我也舍不得离开家，更舍不得离开你。可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懂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我能不懂！”说着，又低下头，眼圈儿更红了。

树铮拿出手绢为她轻轻地擦眼角。说：“红筠，不是说好了么，你怎么又伤心了？别，我走后，一旦有事情做了，我一定回来接你。到那时候，咱们朝夕相处，再不分开。”

红筠笑了。她接过丈夫的手绢，又朝丈夫身边轻轻偎依着，低声说：“刚刚还‘男儿志在四方’，怎么又卿卿我我的了！”

“你个坏红筠！”树铮轻轻扭了一下妻子的香腮。

南方一阵铜铃声，一辆马车冲过来。

红筠把包裹交给丈夫，一边说：“树铮，你记住，对我哥哥，不必抱多大希望。他是个心胸不宽的人，没有气量；再说，他也不是个有地位的人。万一谋事不成，你就早早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树铮接过包裹，说：“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家中事全靠你了，娘身体不好，四姐半瘫，你都得操心。”

“你只管放心走吧，该怎么做，我会做好的。”

徐树铮上了马车，挥手告别了妻子，付了车资，上道北行，直奔徐州。马铃叮咚，车身颠荡，徐树铮坐下好久，才稳下神来。

那时候，交通艰难，只有去府城的大道上早晚才有马车来往。那马车，车厢车轮皆为木制，长长的车身，中间有个方斗，斗上冬天围布帐，夏天蔽天棚，两只大马驾着，坐五七个乘客，一日能走七、八十里路，车资一块银元。有点家资的人才敢坐这样的车，而贫困之家，有人外出多靠步行。

徐树铮刚刚稳神，车上一位老年乘客便笑着答讪起来：“徐秀才，你要进府城。”

徐树铮笑着，点点头。“老人家也进府城？”

老人也笑笑点头。“你还认识老朽么？”

高的身条，穿一件长袍，戴一顶毡帽，身边放一个马扎，手中拿一根长竹杆的烟袋，脚上穿一双轻便的牛毛窝鞋，颇有些儿经济行

当的司爷气派。徐树铮虽感面善，一时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到了，只好说：“学生眼拙，一时记不起了。”

老人轻轻摇着头，口里缓缓地说出几句话：“中炮七路马过河，车高左炮对屏风……”

徐树铮想起来了，原来是早年在徐州风景区云龙山上摆棋擂的孙老头。忙说：“抱歉，抱歉！学生当时只是一股初生犊儿之性，论棋技，当然还得甘拜下风，只怕拜老先生为师还欠资格呢！”

“不！”老者说：“我佩服你，你是个高手；不是瞎闯，是技高一筹。”

——原来这位老先生在云龙山下摆过多年棋阵，自称“徐属八县无对手！”那一年，徐树铮转学到徐州，与几位同学去游云龙山，有人提及这个孙姓棋手，徐树铮以为“他是个江湖客”，便不屑去结识他。可是，心里却不平，一是自己也觉棋艺不一般，想出出风头；另外，那天也巧，他们无意中竟走到老者面前。徐树铮搭眼一看，那老者布的棋盘，不仅将自己的老“帅”用钉子钉死了，两侧还写了一付咄咄逼人的联语：

棋坛英豪，

四海无敌！

徐树铮一看，便很不高兴。“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出此狂言？”他停步细观，明白了：原来这老者摆的是一个“中炮七路马过河”的江湖阵。心想：“你这阵只能哄哄村间小儿，略知棋理的人也不屑一顾。”他转身想走。但转念又想，不能走。听说这老家伙海口夸得极大，并且说“徐属八县无对手，我得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领！”

徐树铮一来觉得自己棋艺不凡，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布阵，一定能够胜他；二来也是少年气盛，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来显示自己，莫说一个江湖老，一些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儒士，也常常对他赞不绝口——

一次，作为拔贡的父亲跟另一位老拔贡在书房谈心，树铮拿着刚刚写好的“斗方”请父亲指点。父亲夸了他几句，便对他说：“你去吧，这里有客人，我们谈正经事呢。”

树铮不走。说：“我不走，我想听听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不懂，去玩吧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客人也说：“既然少公子有兴趣，就让他听听吧。”

父亲这才点点头。

那一天，父亲同客人谈得很投机，很晚才分手。客人走后，父亲对树铮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我要考考你。”

树铮走到父亲身边，静静地听候父亲问话。

“你听到我们谈论什么来着？”

“你们谈了一个古人，叫解缙的。说他九岁就能跟自己的父亲对句联诗。”

“不错。”父亲说：“我来问问你：我们刚刚说的，解缙随父亲在长江边洗澡，父亲将衣服挂在老树上，即景说了句上联，解缙对了句下联。这联上下是什么文字？”

树铮眨眨眼，略一沉思说：“父亲的上联是‘千年老树为衣架’，儿子对的下联是，‘万里长江做浴盆’。”

父亲笑了。“记性还可。还有一个联，是由一件事引起的：解缙中了解元之后，偕朋友游山，在一座古寺中向一位精通乐府的和尚乞水喝，和尚非要他对出对联才给水。结果对出了。那是一对什么联？”

树铮不想回答了，但父亲却认真等待。他只得说：“上联是‘一碗清水，解解解元之渴’；下联是‘三弦妙曲，乐乐乐府之音’。”

父亲又说：“解缙是娶了尚书之女为妻，尚书宠爱解缙也是因联而起，你记得他们对的什么联么？”

树铮垂下头，不回答。

父亲怒道：“儒子太狂！终日自夸好记性，言犹在耳，便答不出